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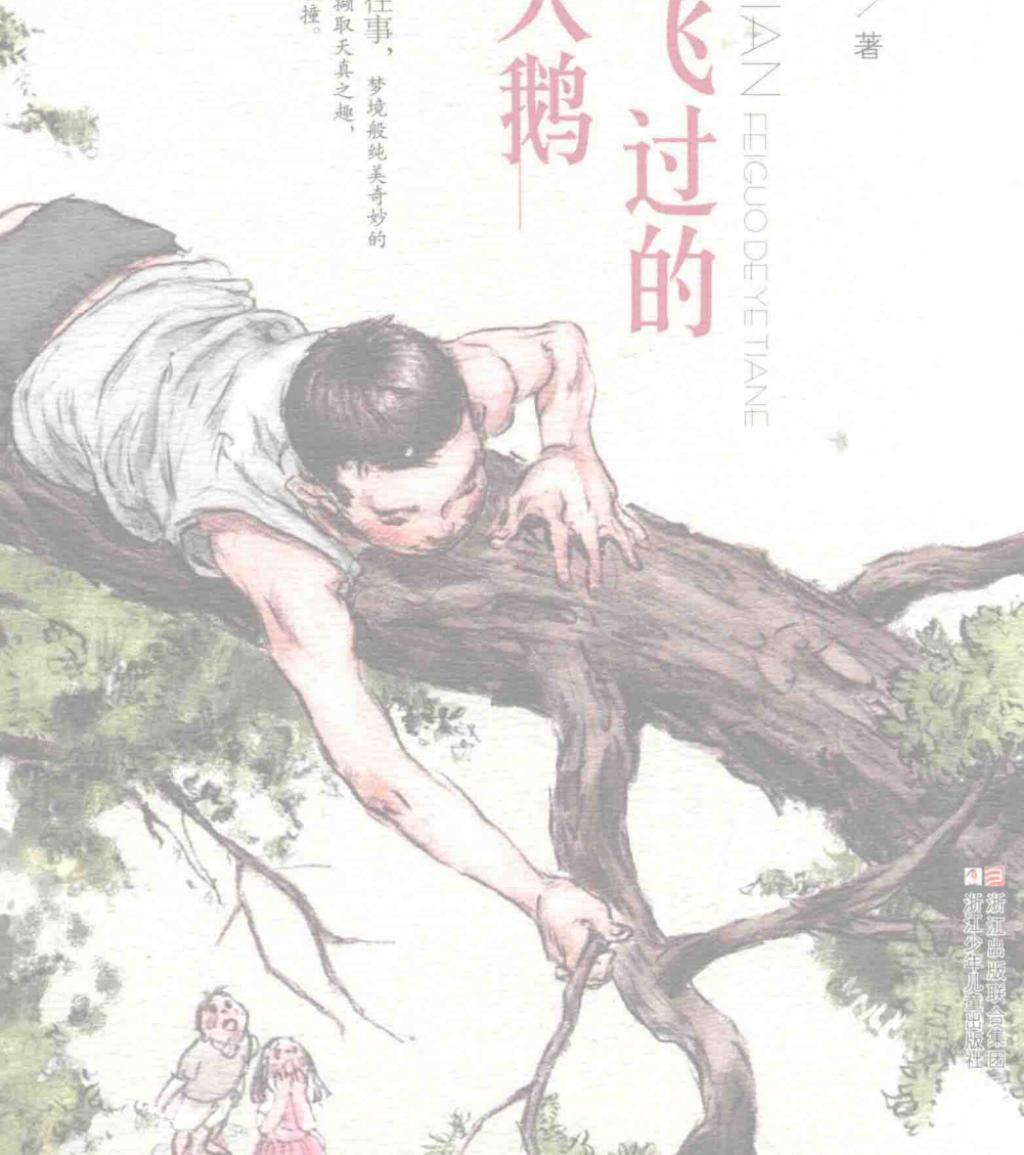
新阳刚主
翌平
儿童文学
精品书系

翌平／著

天边飞过的 野天鹅

TIANBIAO FEIQUODE YE TIAN

茂草般蓬勃热血的童年往事，梦境般纯美奇妙的魔法世界。**圆木图书馆**，撷取天真之趣，感悟生命力与想象力的绝妙碰撞。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新阳刚主义
翌平 儿童文学精品书系

YIPING ERTONG
WENXUE JINGPIN SHUXI

翌平 / 著

TIANBIAN FEIGUODE YE TIANE

天边飞过的野天鹅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边飞过的野天鹅/翌平著. —杭州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6.4

(翌平儿童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342-9270-5

I. ①天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5233 号

翌平儿童文学精品书系

天边飞过的野天鹅

翌平/著

责任编辑 王漪 张灵衿

插 图 李思思

版式设计 尚丽红

封面设计 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 沈鹏

责任印制 姬江松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：www.ses.zjcb.com

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75 插页 2

字数 123000

印数 1—12000

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9270-5

定价：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新阳刚主义
翌平
儿童文学
精品书系

YIPING ERTONG
WENXUE JINGPIN SHUXI



海岸边烟雾飘荡，
静静等待那黎明的曙光……

目 录

Contents





卷

红烧肉	1	美声	137
海的夜曲	19	猫王	153
憨包娃子，聪明的爹	40	甩鞭	176
天边飞过的野天鹅	58	流向大海的河	183
月色荷塘	90	浅谈翌平的小说／周英(评论)	201
切磋	102	“清浅”之中现真纯(后记)	207
姐妹	119		



红烧肉

一

余晖很好奇，一眨眼的工夫同班的那几个男生去哪儿了？

余晖站在学校公告栏前发呆，里面有张发了黄的告示，他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，那就是同班的雪糕。操场空荡荡的，几串肥硕的桃花挂在纤细的枝上，在微风中柔媚地晃着。

——余晖闻到飘来的花香，这里与家乡不同，春天的空气中带着一股活生生的湿气，扑打在脸上让他很舒服。几只乌鸦

自在地落在操场的跑道上，可能是被院子里的大槐树闪动的树影惊到了，扑棱棱地飞到了红砖平房上面。

余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转过一排红墙，就是防空洞的入口。他停下来，有点尴尬。

雪糕带着班里的几个同学，躲在洞口抽烟，他们的样子很专注，完全没注意余晖的到来。余晖转回身想走开，被胖子用脚踢起的一粒石子打在小腿上：“新来的，过来。”

余晖走到大家中间。转学到这学校有三周了，他和班上的男生还没交上朋友，可能是因为性格不一样，也可能是因为表现太抢眼——在原来的中学里他学习成绩中等偏上，来到这里居然成了优等生。大伙儿似乎都不太愿意和他打成一片。

“抽一根？”雪糕说。

“不会。”

雪糕笑了笑，合上自己的金色烟盒，然后再也不看余晖了。

几个男生吞云吐雾地站在那儿，同余晖没有什么话好讲，烟雾一点点地飘过来，把余晖包裹在里面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准备离开。

“嘿，别乱讲。”雪糕小声而严厉地警告道。

“知道。”余晖绕过石墙朝教室走去。

从第一天到这个学校，余晖就知道学校是不准抽烟的，屡教不改的学生会受处分。



雪糕的真名叫黄大海，因为他皮肤特别白，所以全校师生都喊他“雪糕”，时间长了，他的真名也就被人忘了。他一直让老师们伤透了脑筋。

余晖并不善言辞，多数情况下他很闷，闷得容易让旁人忽略，他也很少管别人的事。

余晖发现班里的男生几乎都抽烟，就连最穷的黑头也不例外。抽烟能让大家彼此信任，当每个人掏出来路不明的各种香烟，拨开打火机，点燃烟卷吞云吐雾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快融入其中。余晖从不沾烟，因为他讨厌烟味，远远闻到那东西，他就会不停地咳嗽。这种响动容易给人一种错觉，像是无声的抗议，会引来众人不快的目光。大家都觉得余晖有点怪，余晖自己也这么觉得。

这里的学生成绩都不算好，余晖很快引起了老师们的关注。数学课、语文课，还有英语课，余晖扮演着一个宣布标准答案的角色。特别是英语课的叶老师，格外喜欢让余晖回答问题，当她环视一圈鸦雀无声的教室后，会不自觉将温柔、充满欣赏的目光转向余晖，点名让他回答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余晖就觉得特别窘，班里各种温度的视线都聚焦在他脸上，那些眼神很复杂，像射线一样烧灼着他的面颊，那感觉就好像出疹子一样。时间长了，雪糕和其他同学就会模仿叶老师的声调：余晖你来回答！然后叶老师本人的声音接踵而至，这和声一般的效果惹得大家阵阵起哄，成了课堂上的一个娱

乐节目。每当这时，余晖的脸总是憋成猪肝一样的颜色，他有点怵英语课。

二

足球课的时候，余晖被分到和雪糕一组。雪糕长着一头鬈毛，讲话时眼睛喜欢望着别处，嘴上挂着莫名的笑意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班上这群人都是球迷。体育老师讲了一番传球的要领，就让雪糕那组来做示范。

这时从操场上跑过一个男生，雪糕他们呼喊着，同他勾肩搭背地走在一起。那个留着长发的男生左眼上有块瘀青，耳朵上带着干涸的血迹，他在操场边用鞋底捻灭了烟头，朝体育老师笑了笑，然后加入了队伍中。

余晖从他们几个人的交谈中得知，这个长头发的男生就是传说中的菱角，他对这名字并不陌生。在公告栏上经常和雪糕的名字并列被写在一起！

“抢啊！”雪糕朝矮胖的余晖招招手。

余晖飞快地跑过去，抡圆了就是一脚。雪糕用脚面一拨，避开余晖的脚，然后把球传给了黑头；余晖跑过去，黑头又把球传给了胖子；当余晖把胖子逼到墙角时，菱角吹着口哨跑过来接应，他的脚法很好，球像粘在上面似的不停地转，



在余晖快要抢到球的时候他轻松地把球传给了雪糕。雪糕左右开弓，不断用假动作玩弄余晖，居然让余晖半分钟没能触碰到足球。比赛又进行了两三分钟，体态有点臃肿的余晖已是满头大汗，有两次他几乎把球断下来，可又被这四个人瘋狂地反抢回去，不停倒脚，不给他任何机会。球最后落在了雪糕脚下，余晖正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时，球被对方一个大脚，踢到学校铁围栏外面去了。

“抢不着，你就去把球捡回来。”雪糕笑着说。

“该你捡吧。”余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应。

“你输了，你去。”菱角在一旁帮腔，黑头和胖子表示赞同。

余晖摇摇头，径直朝围栏外跑过去。他翻墙的时候有点笨拙，身后传来大声的讪笑，裤子在下落的时候撕了个大口子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雪糕四人又领了个新球开踢了，再也没有带他玩的意思。

余晖咬着嘴唇，一个人颠着那只有点泄气的皮球，抡起一脚，只听哗啦一声响，教室的一扇窗户玻璃被打碎了。所有人停了几秒钟，察看一番后又继续踢球了，只剩下余晖一个人等着怒气冲冲的老师跑来质问。

三

周五很快乐，因为午餐有红烧肉。

掌勺的生活老师老高曾是个有名的厨子，学校食堂的灶台上摆着大大小小不锈钢的盆盆罐罐，老高总是将它们擦拭得油光锃亮，那些家伙就像置身于一家大饭店的厨房。每次起火，老高都会逼退在场碍事的人，热油旺火开始炒菜。因为是食堂，没那么多助手，老高只能身兼洗菜、切菜和配菜等数职，他手脚麻利，一会儿就干完了。那富有乐感的切菜声，盆碗的叮叮当当声，成了学校午餐时最悦耳的乐曲。人们喜欢隔着食堂玻璃看老高炒菜，那真是一种享受：一米见宽的大锅盛满了菜，老高等煤气烧旺了，用手在铁锅上方试一下温，感到热气烹到手心了，就开始炒菜。他双手操起大铁铲上下翻动着，身体跟着翻动的节奏扭动，当厨房里满是油烟和香气的时候，老高会套上棉布手套，双手拿起大铁锅的耳朵，使劲地翻颠，那盛在锅里的菜会在空中翻转着跌回去，硕大的一口铁锅，在老高手里耍弄起来就像一只小菜碟。

老高做的红烧肉是食堂一绝，这道大菜他已做了十几年。据一位家长回忆，十年前他在学校称王称霸的时候，就最爱吃老高的红烧肉。那三分瘦七分肥的纯五花在大锅里与几十味中草药、大块的土豆浸在一起，让老高颠炒一番后，再用

文火炖上几个小时。即使离学校百米的地方都能闻到香味。

中午下课，刺耳的铃声瞬间打破楼道里的寂静，洪水一般的轰鸣声由弱渐强：男生女生的嬉笑混杂着脚步声快速向前，饭盒撞击扶手时发出了叮当声响。随着第一个冲出门洞的学生来到操场上，接下来的情景更像是校园运动会，那些手举着银色饭盒的学生无须裁判发令，自动开始百米冲刺，朝着那扇飘散出香味的食堂大门跑去。

余晖起初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周五下课时楼道都那么拥挤。他拿着饭盒被熙熙攘攘的人流裹挟着前进，在楼道拐角被挤到墙上，那只又大又亮的勺子“当”的一声掉在地上。人流从他身边涌过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只被踩弯的灰扑扑的勺子捡起来。他在水池洗勺子的时候，看到雪糕、胖子和黑头从身边走过，雪糕朝余晖笑了下，然后走进乱哄哄的食堂。

老高操着大铁勺为学生盛菜，半勺子浸着猪油的红烧肉，外加一勺子煮白菜与土豆。同学们睁大了眼，望着那沉甸甸的勺子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，都希望自己的碗里能多一些香喷喷的肉。老高的长勺碰着锅沿，叮当作响，那声音简直比任何音乐都悦耳，老高的盛饭技术也练成了手艺，每次的起勺和落碗很精准，给每个人盛的菜量几乎都一样。雪糕他们挤进队伍的中间，大家默默地腾出一点地儿。雪糕三人说笑着，慢慢接近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锅。

胖子打完菜，站在旁边等着另两位同伴，雪糕把饭盒递给老高的时候依旧与黑头说笑着。老高看也不看雪糕，盛了一大勺白菜扣在雪糕的饭盒里，然后娴熟地将半勺肉撒在上面。闲聊中的雪糕忽然把脸转过来，尖厉地问：“为什么我的肉这么少？”

老高白了他一眼，小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盯住雪糕那张本来就很白现在更没了血色的脸，用铁勺磕了下盆沿，愤愤地说：“给你，就这么多！”

老高拉了一下自己的套袖，伸手接过下一个人的碗，将雪糕晾在一边。雪糕呆站在那儿，后边的人从他身边绕过去，他的嘴唇嚅动着，笑得有点僵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厨房里响起了铃声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最炫民族风》的音乐，老高甩下铁勺，跑过去接电话。就在大家愣神的工夫，雪糕跑到厨房的另一边——那里有几个大号的坛子，盛着老高用来配制美食的调料。他掀开一个坛盖，抓了一把东西跑了回来。余晖站在那附近等待着盛肉，雪糕的目光同他相遇了，他瞪了余晖一眼，然后将那把东西撒进了肉锅，面无表情地用勺子搅动了两下，根本没在意余晖脸上的惊愕。他的动作很隐蔽，只有余晖能看到，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就餐区坐下，同胖子与黑头有说有笑地吃起饭来。

老高回来的时候，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继续舀。菜轮到余晖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将饭盒递过去。这时有个女生



开始尖叫，之前盛完菜的人也跟着喊起来：这是啥味道啊！老高端起勺子闻了闻，又伸出舌头尝了尝，然后怒不可遏地摔下铁勺，冲到雪糕背后，一把揪起他的外衣。

“干吗，打人啊？你揪我做什么？”雪糕的身体很柔软，任凭老高揪着自己，他一脸无辜，微笑地望着那个几乎疯了的老汉，似乎很享受老高此时的反应。

“是你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个小兔崽子！你也想跟那个菱角一样滚蛋吗……”高老汉洪亮的嗓音回荡在狭小的食堂屋顶上方。

四

那天，老高失态了。做红烧肉这么多年，他第一次失手。雪糕的那把碱，让整锅的肉变了味。

老高抓住雪糕的领子，往外大力地拽着，他要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学生扭送到校长办公室。看那架势，他俩的积怨由来已久。

食堂里聚集着不少老师，他们并没有对此事发表意见。因为谁也弄不清楚，这个劣迹斑斑的学生这次是否真的做了出格的事，他们站在一旁听，想从双方的只言片语中判断谁对谁错。老高死死拽住雪糕的领子，雪糕的身体不断晃动，嘴里大声呼喊，那样子像是受了很大的冤屈。当他走过余晖

身旁时，有意无意地瞥了余晖一眼，然后大声叫起来：“哎哟，打人了！”然后双手死死抓住门框，就是不肯出去。胖子和黑头过来帮忙，他俩缠住老高的双臂，想把那双粗壮的手扳开，却被老高使劲地甩在一边。这会儿老师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来劝架，虽然还弄不明白事情的原委，但看了双方的表现之后，大多数老师还是选择站在老高这一边，怀疑这件事与雪糕脱不了干系。

雪糕的手指被老师们一边劝说着一边一根根掰开，他被带进了校长办公室。余晖看到雪糕脸色惨白，校长与雪糕长谈了一个下午，胖子和黑头一口咬定雪糕是无辜的，这让校长多少有点恼火，下令全校寻找目击者，许多当时在场的同学都被叫进了校长室。

下午体育课，雪糕他们将球不断地传到余晖脚边。在与二班的比赛中，余晖有两次冲入禁区，在黑头的助攻下，打进了一个球，获胜令他很开心。休息的时候，雪糕递过一条干毛巾，黑头和胖子殷勤地为余晖擦汗，还送给他一双漂亮的球袜，这让余晖有点受宠若惊。雪糕连同另外两个人又把余晖围在中间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余晖，你来咱们班多久了？”

“一个月了吧。”

“觉得你小子还可以。”

“你在饭堂做的事我不会讲出去。”